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表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毛詩集解卷十五

宋　李樗黄櫄　撰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李曰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見莊二十八年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見文七年秦穆夫人是齊姜所生重耳是大戎所生秦穆夫人乃與文公異母之子也秦康公之母乃晉獻公之女重耳乃康公之舅也文公遭麗姬之難姬晉獻公之妾也譖太子申生申生縊於新城又譖重耳重耳奔狄重耳既出奔狄十二年而復行適衛適曹適鄭適楚適秦遂納之當時秦穆夫人已死矣康公時為太

子贈送文公于渭陽因念母之不見也按僖公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為之請則是十五年以前夫人猶在其後不知何年而卒穆公納文公之時其母不見康公因思其母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以兄弟同氣而生也康公念母及此其即位故思而作詩因見舅而思其母也舅氏者舅之與外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之舅氏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云又扶風渭城縣

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之道可謂遠矣而又贈之以路車乘黄者即叔于田所謂乘乘黄也乘黄四馬也悠悠我思言其心悠然而思也瓊瑰玉佩者瓊瑰毛氏曰石次玉孔氏以為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禮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康公思其親見其似者如此況見母之兄弟乎秦康公之於舅氏既送之於渭陽之道又贈之以路車乘黄又贈之以瓊瑰玉佩則其愛舅之心厚

矣其為太子之時念母不見其思念如此至於文公七年方即位其送舅氏已十七年後猶能追感其事則為康公者可謂孝矣然秦自伐殽之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昏姻之道既絶遂為仇讎之邦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舊憾而修新好則秦晉之民不勝其幸其為孝豈不大哉攷之春秋戰于令狐日尋干戈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則雖愛舅何以補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康

公所以至於如此者不能善推所為故也　黄講同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音似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鬼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李曰康公忘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以待賢者有

始而無終也詩人既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弃其賢

臣今又刺其忘先君之舊臣有始而無終也則康公

之不待賢可知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

毛氏以為夏大也鄭氏以為屋具也渠渠謂勤勤也言康公始者於賢臣則設重饌以待之其意勤勤王肅則以夏屋為室屋之屋不以為屋具鄭氏所謂屋者以下文每食無餘是言飲食之事遂以上文為言飲食之具其說為曲不如王肅之說為簡然王肅曰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分先君康公求之於詩本無此意渠渠蘓氏以為深廣王氏以為大具蘇氏皆從王肅之說以為室屋之

屋也四簋毛氏以為黍稷稻粱且方曰簠圓曰簋簋乃盛稻粱之器簠乃盛黍稷之器不應兼言盛黍稷稻粱也毛氏但見經文言四簋遂以為黍稷稻粱然不知簋乃盛黍稷之器非盛稻粱之器也言四簋者以黍稷分為四簋以見黍稷之多也承繼也權輿始也有夏屋之渠渠以待賢者之至及其後則每食無餘則待賢之意少衰其後每食不飽則又非特無餘於此見其有始而無終也故繼之曰于嗟乎不承權輿

嗟不能繼其始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飲食之間固不足為輕重人君之待賢士非飲食則無以見其誠意鹿鳴之詩宴羣臣嘉賔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賔得盡其心矣夫忠臣嘉賔豈徒以口腹責望於君哉蓋不可以虛拘也觀此則知秦之賢者以每食無餘每食不飽刺康公茍不以意逆志則是飲

食之閒宜非賢者用心也昔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與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曰獨不念先君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蓋人君待賢之心有始無卒則必見

於飲食之間惟賢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魯君燔肉不至孔子不脫冕而行楚元王醴酒不設穆生所以遠去之也以其人君之誠意不至不得不去也唐明皇時薛令之為東宫官嘗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羮稀箸易寛遂去觀薛令之去亦穆生之去也

黄曰觀此一詩乃知康公待賢之禮不如其初而賢者之所以去也然區區飲食之微何足以為輕重而

曰無餘不飽者非不知亟餽時肉為犬馬之畜也盖以其禮意之衰耳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逝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禮衰則敬衰賢者之去就亦當決於此歟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國風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坎其擊缶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李曰武王封嬀滿於陳以備三恪幽公其六世孫淫荒於女色而昏亂於政事自古人君惟其志有所惑則政事有不暇恤者矣淫荒昏亂而又遊戲放蕩以見其無所節度也子之湯兮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至而無望兮子之湯兮毛氏則以子為大夫按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為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子者蓋指晉昭公

也晉昭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也湯蕩也宛丘爾雅曰宛中宛丘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毛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二說不同毛氏之意則以謂宛丘是為中央宛然而下郭璞之意則以爾雅又曰山上有丘故謂其中央隆峻如一丘要之二說不同難為辨明詩人之意但言幽公遊蕩在宛丘之上信有荒淫之情而無威儀以為民望也蓋人君當正其威儀使民觀而象之然後能成其教以行其

政令今幽公但縱其荒淫則何以為民之望哉坎擊鼓聲也鷺羽鷺鳥之羽也可以為翳爾雅曰鷺舂鉏郭璞曰今之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故可以為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缶爾雅曰盎謂之缶孫炎曰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易曰不鼓缶而歌藺相如傳曰使秦王擊缶則缶者乃瓦器可以為樂器也翿即翳也爾雅曰纛也纛翳也纛值者毛氏以為持翿師古云以立為言以鷺鳥之羽以為翳立之為舞值或

訓持或訓立雖則不同其意則一也夫以幽公擊鼓於宛丘之下擊缶於宛丘之道其聲坎坎然無冬無夏常秉鷺羽以為樂則無一日而不淫荒也王氏則以值為遭曰值者百姓厭苦之言夫以值為遭其詁訓明白勝於以為持以為立然詩人言之無冬無夏但言常然也如王氏說則又為百姓遭此鷺羽一節不如以為持立其說不迂曲也　黄講同

東門之枌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兄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榖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李曰言幽公之淫荒其風俗之所行陳國之男女皆失其業而亟會於道路歌舞於井市也古者重男女之别而宫室之内尤致其謹男不入女不出不共寢席不同椸枷宫室之内猶且如此其在道路之間男

子由右女子由左如此則荒淫之風何自而萌今也幽公先為荒淫之行此陳國之男女亦化而為淫荒其無恥甚矣市井者八家為井因以交易故為市井市井者因井以為市也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枌爾雅曰榆白枌孫炎曰白者名枌栩者杼盖以東門宛丘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又有二木而人息於下是以子仲之子婆娑於其下也古者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則子仲必是王父之字故以為氏也

子仲者陳大夫也婆娑舞者之容婆娑然也穀善也差擇也盖擇其善日也南方之原毛鄭以原為陳大夫按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經曰南方之原而以原為氏不甚明白故歐陽之説為勝歐陽以為南方原野則其説為簡勁言擇其吉日相期於南方之原野其婦人皆不紡績其麻以服女功之事而亦婆娑然舞於市也績説文曰紡也七月詩曰八月載績注曰蠶事畢而麻事起也毛鄭既以原為

大夫氏而其下文曰不績其麻遂以為原氏之女故於上文子仲之子則以為男也歐氏既以為原野不以為大夫氏故於子仲之子則曰莫知其男女也逝往也越於鬷總也邁行也毛氏以鬷為數言以善日而往所會之處於是績麻者亦以麻總而行按詩言越以鬷邁只是言總集而行商頌曰鬷假無言亦是訓總不必以為麻總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言其相遇之男女相說為我視汝如荍之花言其顔色之美

如此而爾又遺我握椒言相與游蕩而無恥也爾雅曰荍蚍芣也郭氏曰今蜀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又翹起其遺我以握椒者孔氏曰椒實芬香故以相遺也

論曰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古之人君有所好於上則大夫從而視效之大夫既翕然而為之則國人未有不化之者襄公淫荒在位如孟姜孟庸亦皆化之陳幽公淫荒而子仲之子亦皆為之為世族大夫猶且如此則

國人可知矣然當時所以至於如此者蓋本於幽公幽公所以至於如此者又有所本漢地理志云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鄭氏亦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從而為之是民之好歌舞者又皆本於大姬矣書曰敢有恒舞於宫酣歌于室言其歌舞無節若巫覡然故謂之巫風惟巫覡常以歌舞為事大姬既化而為巫覡之事矣幽公又化而為遊蕩歌

舞於宛丘之上幽公既好之故其臣如子仲之子亦化之而婆娑於枌栩之下淫荒之事其來有漸顏師古於值其鷺羽則曰舞以事神於婆娑其下則曰歌舞以娱神按詩所言固是譏其好歌舞原其所由則本大姬之所致是非歌舞事神乃為樂耳師古之說非也蘓曰國之風俗各有所本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此說是也

黄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至於歲功既成則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焉今陳之風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弃其舊業而歌舞於市井此所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則其在位世族亦如之此勢之所必然者雖然亦非獨幽公之罪也陳自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而樂為歌舞其國俗之化非一日矣噫晉有耗

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游蕩無度國之風俗亦各有所本哉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立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李曰周宣王時僖公幽公之子也愿愨而無自立之

志故國人作此詩以誘掖之也誘進也掖扶持之力也此詩當且從歐陽說首章則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為治亦可以有為二章三章則言何必大國然後可以有為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棲遲泌水之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皆言陳國雖小亦可以有為也特患無其志耳食魚者凡魚皆可食也若必魴鯉而後食則終身有不得食者矣娶妻者諸姓皆可娶也若必齊宋而後娶則終

身有不得娶者矣言必待大國而後有為苟無大國則終身不得有為者矣衡門者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陋也棲遲爾雅曰息也泌水毛氏曰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而忘飢也鄭氏以為療飢鄭氏喜於改字不可從也魴遑魚也陸農師舉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姜姓也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賜姓曰姜宋者子姓也殷之苗裔契之

後也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春秋左氏傳所謂齊姜
莊姜皆是齊之女也所謂聲子仲子皆是宋之女也
此詩與甫田詩辭雖反而意則同齊襄公自以為必
得諸侯然徒有其志而不修其德故抑之而曰無田
甫田維莠驕驕僖公自以為小國不足以有為愿而
無自立之志故進之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蓋為國者不可以無志也有其志而無
其效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志而有其效者也僖公愿

而無立志其不能有為者必矣齊襄公雖有志而無其實故有志於求諸侯而無得諸侯之道亦將不能有為其與無志也亦何以異然甫田之詩正猶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今之諸侯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者也此詩正猶孟子謂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非不能也不為也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然學者之於詩要當通之於言意之表不可泥於文辭之末如必以此詩言事親之說而求之以事親之事以此言修身之說而求之以修身之事是守株待兔也甫田之詩雖以刺襄公之志大心勞然亦可以為學者修身之道也衡門之詩雖以誘掖僖公之立志然亦可以為學者處世之道也夫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尊其所聞則安得而高明不行其所知則安得而光大學者能三復甫田之

詩所謂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則德修罔覺矣榱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耳此二詩學者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黄曰此詩言陳國雖小茍有志於為治亦可以有為特患其無志耳横門之木亦可以休息泌泉之水亦可以忘飢孰是陳國而不可有為乎以其國之小而

遂甘心於自棄則是食魚而必魴鯉無魴鯉則終身不可食邪娶妻必宋齊無宋齊則終身不可娶邪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此孟子誘引齊宣之意亦詩人誘引僖公之意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吕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

可以漚菅古顔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李曰此詩言陳君淫亂使其得賢女以配之未必至於此詩人所以疾其君而思之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說文曰久漬也周官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則漚有漸漬之意東門之池有此池水可以漬麻以為衣服以譬國有賢妃夙夜警戒使君子入於善而不自知以成其德亦如池水之漚麻也

蘇黄門曰婦人之於君子日夜相與無間麻可以漸

草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此言是也惟賢女可以輔佐君子故國人思得彼美善之淑女可以為君對而歌也淑賢女也孔氏曰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晤者對也歌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歌者長聲可以感發人之善意晤歌亦有漚麻之意晤言亦是此意紵者說文曰麻屬也細者為絟麤者為紵陸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

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左傳鄭子産獻新紵於吳季札即此是也菅者茅之屬已漚為菅未漚為茅陸氏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其說是也詩人之意皆以麻取譬為漸漬之久以言婦人之於君子亦可以漸漬以成其德自古人君修身慎

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其獨有正臣義士獻可替否以格其非心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相成其德周宣王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使君王失禮夜臥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遂成中興之治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之初即位好田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遂勤政事

不倦此三君者皆由內有良佐以成其德也使周宣王齊桓公楚莊王而無賢妃以為之配則未必不如陳幽公使幽公有姜后樊妃衛妃以道輔佐其君子未有不能惕然改志而遷仁義也故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中才庸主惟其為女寵所惑第裯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日夜相與則漸漬其惡而不自知惟得其賢妃貞女淑範懿行為之內助則人君相勸而為善亦漸漬而不自知也詩人

以漚麻譬之可謂能近取譬矣不獨人君為然匹夫之微得賢女以為助則薄夫敦頑夫廉矣吳許升少為博徒而不操行妻吕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是以德䧟名立而不自知許升其始也自為不義及其終乃能悔過遷善而得與士君子之列其不可誣也如此然漚

麻以喻取其漸漬不特見於夫婦之間人之習為善惡亦皆如此始習為惡其久也則為惡人始習為善其久也則為善人優而遊之饜而飫之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日漸月漬德感仁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習於惡者亦然故古人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荀子曰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古人又

曰學之漸人也甚於丹青其初則炳久則渝此皆是
復習積慣久而自至不可以驟然而得也
黄曰古之人君修身慎行而無荒淫之過者非特有
忠臣良士以格其非心而亦內有賢妃正女夙夜警
戒故關雎之樂得淑女雞鳴之思得賢妃皆本於衽
席之助而為歌詠也宣王晏朝而姜后脫簪以待罪
齊桓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楚莊好田獵
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皆能易怠而勤易昏而明

賢女之助豈小補哉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背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李曰昏姻失時者言失其嫁娶之時也男女多違者言男子親迎而女不從所謂多違也昏姻失時即詩謂東門之楊也男女多違即詩謂昏以為期明星煌

煌也東門之楊爾雅曰楊蒲柳也郭氏曰可以為箭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牂牂盛也肺肺毛氏曰猶盛也煌煌晢晢皆言其星明也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毛氏之意則以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為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毛氏之説據於此鄭氏之意則以周官曰仲春之月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觀此兩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曰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而歸妻是秋冬之間可以為嫁
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可以為請
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女安得以
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下文又言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
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
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

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其法必不如是之密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蓋楊以感陽氣而生今其葉牂牂肺肺然茂盛是春夏之交也則失昏姻之時可知矣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陸氏曰楊之發折首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也此說亦與程氏同是亦一說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鮑有苦葉所謂雝雝鳴鴈旭日始旦是也親迎則用昏此詩所謂昏以為期是也禮記曰昏

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不用樂亦是以昏親迎之意

孔氏曰男女親迎用昏時以為期令女不肯時行至

於明星煌煌而夜已極深而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

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如是此說是

也蓋男子以昏時為期乃至於明星煌煌晢晢則婦

人不至可知矣此詩所以刺之也自周之衰昏姻之

禮廢而不修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則是外之親迎

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迎也著之詩刺不親迎惟其

親迎之禮廢故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楊之詩雖行親迎而女不至女之所以不至者盖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留他色不肯行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遜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周旋進退威儀容止可觀如此今乃弃之而不肯為至於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

乃甘心為之世所以至此者非民之罪上人之罪也黄曰此詩如丰之詩言陽唱而隂不和男行而女不隨亦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楊葉始生為楊之得時牂牂然過盛則過時矣與親迎者以昬為期令也明星煌煌則過也肺肺則葉益盛矣晳晳則星益明矣夫昬姻之禮為其正而已正而不從則是不從父母之命而甘於父母國人之賤者也風俗至此豈由民之罪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李曰陳佗者文公子桓公之弟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於是陳亂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桓公病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此正所謂不義也具所以至於不

義惡加於萬民者以其無良師傅訓導之也故詩人推本而言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說文曰析也爾雅曰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然則斯者有離析之狀墓門有棘言墓道之門不修治之則有棘生焉棘生則宜以斧開析而去之言佗之為不義宜得良師傅以誘導之則可以格其非心夫也不良夫謂師傅也惟佗必得賢輔夫然後可以磨厲訓迪而去其非心今佗之師傅不良則其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也

故雖國內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之國人知之而不能去者則以佗習成其惡而不自知也故曰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程氏曰衆皆知之已獨不之知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得師傅遂成其惡誰昔然矣後來誰如是乎此言是也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之非其人故

也此言正詩所謂誰昔然矣鴞惡聲之鳥一名鵩鳥
陸氏疏曰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
賈誼所賦鵩鳥即此是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萃聚
也言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荒蕪之地則有惡鳥集
焉言佗之性本善而師傅之不良則惡歸之矣上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不能去其不善而復於善此章
言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蓋言佗之性非不善也所以
輔導者非其人耳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言佗師傅不

良故我作歌以訊告之告之而汝不我顧至於顛倒乃知思我之言也方其未遭患難之時聞此言則未必以為然及其既遭患難則必悔之何所補哉顛倒急難之際也佗雖殺太子免而代之未幾而為蔡人所殺是所謂顛倒也毛氏曰至於顛倒而惡加於民以惡加萬民為顛倒非矣

論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不善人得志於世君以為賢而信任之天下皆知其必至於禍敗而已則不知也

天下皆知而已獨不知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悔也申屠剛謂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虚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正諫希得為用也使人君能於未至而聽納忠鯁之言則天下安有顛倒之患哉惟其事未至則忽而不信或指之以為狂妄及其已至雖能悟其忠而悔其不從則是噬臍爾唐明皇天寶間李林甫以佞諛見用而張九齡以忠言見黜當此時必以林甫為賢而以九齡為不才也及其禍發幽陵

身竄巴蜀乃知九齡之先見而悟林甫之嫉賢妒能也豈非所謂顛倒思予者乎至於德宗用一盧杞以致涇卒之變亦可悟矣猶謂盧杞非姦邪夫明皇德宗委任非人以取播遷之辱其禍一也明皇猶能於顛倒之時而思予固無益於禍敗也然比德宗於顛倒之後而尚不悟則明皇爲猶賢也若德宗者真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黄曰按春秋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

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此正所謂不義也此詩必是陳國者舊之臣見陳佗師傅之不良而知其有後日之不義嘗歌詠以風告之矣而其君之不我聽也故及其有今日之亂而追咎於無良師傅蓋師傅者所以朝夕而訓導之也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賈誼曰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

之者非其人故也陳佗弑逆之惡使其有賢師傅以教之長其善而去其惡豈至是乎故此詩以為歌以訊之顛倒思予言其昔日嘗告之先君而先君不我信今亂已成矣雖思我之言將何及邪唐太宗高麗之敗而後思魏徵唐德宗播遷之後而思陸贄凡人之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未然待其已然而後悔之亦奚及矣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徒彫反 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中唐有甓蒲歷反 邛有旨鷊五歷反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李曰此詩言宣公信讒讒人將巧發奇中以賊害善良此君子所以憂懼也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蘓氏曰防邛皆丘陵也毛氏以防為邑名王氏則以為止水之防蘓氏說苕者草名也孔氏引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曰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隰此則生於高

丘與彼異也陸氏曰苕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緑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王氏則以苕謂爲埽除不祥苕即陵霄花緣樹而生其花可愛故曰旨苕中唐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瓴甋謂之甓李廵曰瓴甋一名甓郭氏曰甂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鷊亦草名也爾雅曰鷊綬也郭氏曰小草雜色似綬也陸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陸璣則又以鷊爲鳥名綬鳥一名鷊亦或謂之上綬下有囊如小

綬五色食之甚美此數說異端當從歐陽氏其說謂讒人之譖君子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積漸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此說為勝孔氏則引毛鄭之說而發明之曰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此說固通至於邛有旨鷊則不可

以如此說惟其中唐有甓其說不行則知毛鄭之說為不可從王氏則以四章分而為四每句各有一說逐句各生文義則其辭牽强固已勞矣蘇氏則又為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禄位其取喻為不切程氏則以防有鵲巢中唐有甓以興不善以旨苕旨鷊興善則是以二句分為善惡也皆不如歐陽氏說俏說文曰有蔽也予美者言我所美者君也此

詩言美與葛生之詩所謂予美亡此同葛生所美指夫也葢婦人所美者夫故也此詩所美者謂君也葢我之所美者君故也惟其讒言積累而成是以壅蔽我君以斥去君子也謂此者誰乎而我心惕惕忉忉也言誰者指讒人葢不欲斥言其人也忉忉惕惕皆憂也

黄曰宣公好信讒而君子憂懼及己以謂讒言惑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積

漸結成之又如苕華延蔓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衆言交織以成惑曰旨云者言甘言美語竒禍巧中此宣公之所以信而君子之所以懼也然所以致讒言之多者由宣公之不明故爾使宣公君臣之間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則讒言何自而入乎受之則至不受則何所容致之則入不致則安從入上官桀之黨有譖霍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則知讒言之所以惑人者皆其不明之過也故詩言憂讒賊而序言宣公多信讒蓋謂此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説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音柳)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李曰月出皎兮說文曰皎月之白也方言曰自關之東河濟之閒民好者謂之佼孟子曰子都之佼是也僚亦好貌舒遲也窈糾者舒之姿也此言月之初出其皎然而白以喻婦人形體僚然而好也非特形體之僚其容止則舒遲而窈糾其可美如此不能見之是以使我心思之故悄悄然而憂也此葢言其好色也王氏曰女陰物也而晦時月出之皎也則非時之晦矣而又佼僚者不得相悅其說為甚鑿說者又言月

臣道也陳之大夫有臣之道不皎於國政而皎於國之婦人此說尤鑿於王氏不如毛鄭之說為簡勁㦗與燎皆好貌也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慅慘皆憂也夫當時在位之臣聞其婦人顏貌之美好又聞其容止之舒遲思而見之不得其心則憂好色如此安能好德哉德之與色不兩立也未有好色而能好德者亦未有好德而能好色者陳大夫於佼好之婦人其思之也如此則其惑於色者甚矣必不能好德也孔

子曰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陳大夫能移其好色之心而好徳其未得也則惟恐其不及其已得也則惟恐其不留如此則豈不為賢大夫哉唐李習之曰有人言曰其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其所有士國士也天下之人不一往而見之豈非不好徳而好色者乎此誠名言也大抵人之常情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好色之人常勝於好徳好利之心常勝於好義惟在反求諸已

而已矣　黄講同

毛詩集解卷十五

毛詩集解卷十六

宋　李樗黃櫄　撰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株〈陟朱反〉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去聲〉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音車〉朝食于株〈音稅〉

李曰夏姬鄭穆公之女靈公之妹也嫁於陳大夫公子夏御叔也生徵舒字子南本姬姓故以姬為氏為

夏氏之婦故曰夏姬此言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驅馳其車馬而往自朝至夕未嘗有休息之期焉胡為乎株林株林毛氏曰夏氏邑曰株林王氏以為株林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此詩上章鄭氏以為陳人責靈公言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下章則以為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其車乘以至株林此

說不如王肅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亦以王肅之說為長蓋此說當從之陳人病其君而相告語曰君胡為而往株林乎將以從夏南也非是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爾蓋靈公之適株林也託他事以往故有匪適之言孔氏曰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按左氏傳楚莊王縣陳討於

少西氏西氏而謂之夏姬者孫繫於祖也夏姬謂之夏南者母繫於子故也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此言君乘此一乘之馬朝則說於株林乘此一乘之駒朝則食於株以見其朝夕不休息也毛氏則以謂大夫乘駒然大夫乘駒於經無明文唐孔氏雖引皇皇者華言大夫出使經曰我馬維駒為證其義亦不甚明白以乘馬為君以乘駒為臣雖曰靈公之荒淫然不必以乘馬乘駒而分也齊襄公淫於齊姜而載驅薄薄

陳靈公淫於夏姬而駕我乘馬其無恥可謂甚矣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衷衵服戲於朝則非特適於株林而為淫亂也故其後卒死於夏姬之禍蓋父而不父必有子禍君而不君必有臣禍天理之必至齊襄公淫於齊姜雖未必死於文姜而其後不免有無知之禍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不戒哉夏姬其夫曰御叔御叔早死故夏姬淫恣　黄講闕

澤陂 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去聲^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李白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正所謂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共通夏姬魯宣公十年惟其君臣為淫佚之行

則國内之人從而化之男女第相悦愛久而不見而致其憂思感傷焉彼澤之陂陂者許慎說文曰陂阪也澤畔潴水之岸也蒲者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温荷者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凡此數名其實一也未發則為菡萏既發則為芙蕖蕑者蘭草也鄭氏以為蓮字彼徒見上文言荷下文言菡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蕑為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此蒲之滑柔蕑之芬芳荷與

菡萏數者之美是取喻男女之相悅也鄭氏以蒲喻男以荷喻女陂中之物喻淫風由同姓王氏則以澤為君以陂為臣此皆鑿説也此詩男女相悅自靈公化之然詩中本無説靈公之事王鄭於此詩徒求其君臣淫亂之事遂為之説是求之太過也以澤陂為君臣以蒲荷喻男女其文又安得相貫惟其男女相悅故有美一人則其情感傷如之何而得見之或寤或寐但涕泗滂沱而已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毛氏以

為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也碩大且卷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儼者儼然容貌也悁悁憂貌也輾轉伏枕言寐之不熟思之如此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此說是也至於言苟以至誠為之則未必無應苟無其應則是誠之未至爾此不知道者之言也人之為善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人之至誠則能為善為惡則安得謂之誠不誠

人固有詐善者也不聞有詐惡者也楊龜山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非聖人不足以與此未有至誠而為惡者為惡者則失性矣尚何至誠之有此實至當之論 黄講同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國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

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李曰檜乃少昊之後為鄭所并國小而迫近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國家而徒修絜其衣服逍遥而自樂遊燕而無度政事不勉大夫去其君故作是詩也羔裘逍遥鄭氏以為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鄭氏之意謂羔裘朝服也今乃宴而用之狐裘祭服今乃朝而用之其好絜

衣服如此不如蘇氏之説謂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狐裘朝天子之服也羔裘朝服宜其朝也今乃以宴而用之狐裘朝天子之服宜其朝天子也今乃一國之朝亦用之以見其好絜衣服如此孔氏又以為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既有狐白裘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言狐裘可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黄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爾在國視朝

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若以狐裘為僭上則非也狐裘乃諸侯朝天子之服使果為僭上則非是好潔也以朝天子之服而朝於一國不過言其好修潔如此孔氏之說非也羔裘翺翔至中心是悼翺翔猶逍遥也在堂謂正寢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令乃衣狐裘以聽政於正寢故曰在堂如膏者言所服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裘色如

脂膏也言其鮮潔如此此詩上二句則言其好潔衣服下二句則言豈不爾思但言大夫之去國也大夫非不愛其君而至於勞心忉忉則去國豈得已哉中心是悼亦憂思也鄭氏謂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亦不如蘇氏之說謂以朝服而遊燕以朝天子之服而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燔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

羔裘則孔子之燔肉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此言是也

論曰古之君臣相待之以禮相接之以恩君之於臣惟盡其待之之道及其有罪則愛臣之心亦不替焉臣之於君惟盡其事之之道及其得罪則愛君之心亦不替焉古者大臣有罪而陷於不廉者不謂之不廉而謂之簠簋不飾有陷於汙穢者不謂之汙穢而謂之帷薄不修有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而謂

之下官不職此賈誼傳遷就而為之諱不忍暴白其過至於大臣愛君則亦以微罪而行不替其愛君之心夫以人君尚不忍暴白其臣之過則為之臣者又安肯暴白其君之過乎大抵古者風俗淳厚君臣之分雖分而其親愛之心常若無間及至後世君疑其臣臣疑其君較之於古殆不可同日而語今檜國大夫以微罪行既似孔子之去魯及其去國豈不爾思又似孟子之出晝其人可謂賢矣惜乎名氏之不見

於世也

黄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傷𡖖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意也鄭氏謂好潔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也而曰燔肉不至蓋欲以微罪行檜君之好潔衣服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

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遥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於詩矣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丹反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李曰喪禮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當是之時天下俗薄此禮廢而不行詩人所以刺之也

素冠毛氏曰練冠也故孔氏曰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則此素冠是十有三月而練服也至於素衣毛氏則曰素冠故素衣也其意以謂冠既練則衣亦練也自練之後當服此衣冠至於祥也鄭氏謂素冠則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孔氏曰鄭氏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

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故孔
氏曰裳而言衣衣是大名鄭氏之意以素冠素衣為
既祥之服此二說不同至於素韠則毛氏無傳而鄭
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孔氏曰素服終始
皆無韠矣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
氏意亦以謂思大祥之人也然毛氏素韠無傳而孔
氏遂謂思見祥祭之服恐不然也毛氏傳於上章謂

練冠而下章素韠無傳則是韠者皆蒙上章素冠素衣之意毛氏既以素冠為練冠則是素韠亦以為練韠故無傳毛氏之意恐如此韠即韍也喪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然此詩刺不能三年故詩人思夫行三年之喪而服既祥之服者而見之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服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士冠禮主人

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則知鄭氏以素冠為祥服皆本於禮非出於己意其説長於毛氏故王肅孫毓王蘇皆從鄭説棘人者毛氏以為急鄭氏以為急於哀戚之人蘇氏説尤為詳明蘇氏謂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棘貌也慱慱説文作慱字因舉此詩曰棘人欒欒慱慱憂也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君子思是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慱慱而憂也庶見素衣兮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此其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之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也我心藴結兮藴結者言其心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兮毛氏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此說非也鄭氏則以謂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其意以謂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謂之共處則與上章同歸為一意當從鄭氏說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者也未有知其所由來也三

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三日則不食既殯則食粥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朞而小祥則食菜果又朞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醴酒練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此以強人哉蓋未知其所由來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文公斷然行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當其始也父兄百官謂吾先君不能行則是此禮之廢久矣一旦

行之前日之所不悅者今乃大悅豈非三年之喪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者乎惟其出於人情之所同然故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君子刺之思見其人而欲與之同歸不見其人則勞心而慱慱也然自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迨至春秋此禮廢壞有居喪而行昏姻之禮者亦有居喪而行侵伐會盟之事者素冠素衣不復可見矣及至漢文乃下遺詔戒民重服以傷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喪禮至

此大壞而不可復振矣

黄曰天下俗薄父子恩絶而三年之喪廢而不行詩人傷今而思古故思夫行三年之喪服既祥之服者願見之也夫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為人子而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先王制禮皆以其合於人情天理而後行之則三年之喪自天子而達於庶人其貴賤不同而此理不容或異者以子之於父母均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

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不暇與之深辨而特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蓋使之揆於人情而自知其可不可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則知此禮之廢久矣然文公斷然行之及至葬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夫始以為不可行而終也為之大悅則三年之喪其果

合於人情否耶後世學禮者當以人情觀之

隰有萇楚丈羊反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之沃沃嗚毒反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李曰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泆縱恣而無人君之度故思無情慾者也蓋無情慾則不至於淫泆也必矣

隰有萇楚爾雅云萇楚一名銚芅陸氏曰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郭氏曰葉如桃華白子如小麥亦如桃猗儺者柔順也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其始生則正直及其長大則猗儺然枝條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喻人於少小之時能不失其正及其長大必不至於淫欲者也夭者少也與桃之夭夭之

夭同沃沃毛氏以為壯佼王氏以為鮮明蘇氏以為柔和雖則不同大抵言其少小時之性也知者鄭氏以為匹樂其無妃匹之意王氏雖不以為匹而謂含陰陽之性豈可以無知此又以知為知識之知其説亦不盡禮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曰知猶欲也則此知字與此同言樂其子之無情欲也言人之於少小之時

能不失其正性則其能純素朴直外物不能遷之樂子之無家無室者無室家之情則是無情欲也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人之生也孰無天地之正性哉少小之時不能養其正性則其心外馳放而不知求至於血氣未定也則不知所戒不知所戒而使夫慕少艾之心縱而無制則驕奢淫泆無所不至矣惟先於血氣未定之時而為之戒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行不使諂諛之

言淫於耳放僻之行淫於目淳厚朴素不爲物遷此無知之可樂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惟無欲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黄曰此詩言人之喜怒未萌則私欲未動及其私欲一熾則天理滅矣故思以反其初而樂其未知好色之時也男女之有室家人倫之大者也此曰樂子之無室無家者蓋疾其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故過言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匹遥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李曰此詩言檜國既小而政教又荒亂而不修君子之人憂其將及於禍難而思周道也蓋當周明盛之時則政教修而民各安其所豈有禍患之憂哉匪風發兮至中心怛兮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

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其意蓋謂今之風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故偈偈然而疾驅非有道之風者以其政教失而感動天地非時風也非有道之車者以時之無道車之遲速無有節度也漢王吉亦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亦與毛氏同據此但言匪風匪車而毛氏以為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是強增有道二字非詩人之本意

王氏曰上之所以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匪風飄兮下之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匪車嘌兮其謂風以喻上之動而化車以喻下之載而行固與毛氏異然謂非其道則亦毛氏之曲說

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風者天之動以興上之政車者人所為以興民俗其意以為上政之亂如風之不和民俗之僻如車之無法其說與王氏無以異是強以上下而分别之則其取譬

為勞而不甚簡勁至以匪風為不和之風匪車為非法度之車亦是強增不和無法等字也歐陽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是為風之飄發非是為車之嘌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據此説是又以周道之道為道路之道字據此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周道不應為道路之道也惟蘇氏曰非風也而乃至發發非車也而乃至偈偈是以顧瞻周道怛然傷之也此説為勝蓋言風

則發發今非風也而發發車則偈偈今非車也而偈偈甚言其政之亂也其解匪風匪車二字方為簡勁至於取喻又得詩人之意飄風者爾雅曰迴風為飄嘌說文曰疾也車陷聲因舉此詩匪風嘌兮顧者回首也言周道既衰故回顧盻視之怛然也中心弔兮弔亦傷也漑亦滌也毛氏曰鬵釜屬說文曰大釜也孔氏則引釋器云𩱧謂之鬵鬵鈐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𩱧為鈐郭氏引此詩曰漑之釜鬵然

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𩰫鬵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毛鄭之説以謂周道既衰思得人以輔之言誰能烹魚者乎有能烹魚者我則漑其釜鬵以與之誰能西歸而輔周以治民者乎有能輔周以治民者我則以周舊政令之好音而懷之耳據詩但言西歸者非在得人以輔周之事此詩乃指檜之國小政亂而思周道也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誰能烹魚者乎烹魚者惟漑其釜鬵而已無所事於煩

碎也治民者當以治民為心不在於煩文也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言誰將思西周者乎有能思周則將以好音而懷我耳檜在滎陽周都在豐鎬周在西故言西也西歸言其復周道也好音猶所謂聲教也言周之為政無非是聲教爾能復周道則亦將懷之以聲教也

論曰觀漢承秦暴虐之後重以項氏之殘賊斯民高祖舉之於塗炭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文景因之

專務以德化民風俗淳厚禁網疎闊致治有成康之美而其深仁厚澤可謂入人也深矣故雖元成之孱弱王氏因之肆其暴虐殘斜而斯民思漢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光武因之而中興焉況以周之文武深仁厚澤洽於民心又豈漢之比哉是以周道既喪而人思之如此其切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然以漢之遺澤光武尚賴之以恢復西京以周之遺澤而其後莫能中興焉蓋自平王以降庸暗孱弱莫能以有

為者故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勢之可為如此而平王以下之君皆無可為之才此所以不能中興也雖斯民思之之切亦何所為哉是必有斯民愛慕之心而又有光武撥亂之才而後可以能有為也

黄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諸家之說皆未安予以為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也風則發今非風也而發車則偈今非車也而偈蓋言其政之亂而人之不

安也嘗觀此詩至此乃知周之先王其所以得民之心者至矣方周家之衰而諸侯之政亂當是時疑天下之不知有周矣而人猶思周道於周室將亡之時惓惓念慕之意不能自已嗚呼欲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於此詩觀之漢自髙祖約法三章繼以文景務在養民當其盛時猶未見其養民之效也元成之後漢祚中絶天下非劉氏有矣光武一起而三輔吏民見之者歡喜不自勝老吏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

見漢官威儀噫周既衰矣人益思周漢既亡矣人益

思漢為天下者其可不厚得於民心乎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國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

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求勿反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李曰言昭公國既小弱而又迫於大國之間使其有法則雖小而迫猶可以自守今既國小而迫而又無法以自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之危亡可立而待故將無所依倚也君子之事君則必引君以節儉小人之事君則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其國將惟我所為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其勢然也蜉蝣之羽云云爾雅曰蜉蝣渠略也郭氏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黒色聚生糞

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陸氏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暮死是知以蜉蝣為喻者蓋言昭公無法以自守將無所依任用小人而好奢美其衣裳猶蜉蝣雖有羽翼之鮮潔將不能久生昭公有衣裳采采楚楚亦不能長久也毛氏曰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如

蜉蝣歐陽以為當從鄭氏說鄭曰昭公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廹脅君臣死亡無日如蜉蝣然王氏則曰曹公之有小人如蜉蝣之有羽翼然不足恃以長也以羽翼喻小人不如以羽翼喻衣裳方為切當毛氏曰采采衆多也不如程氏以為華飾也見其好奢也掘閱毛氏曰容閱也鄭氏曰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言其始生而掘地以見昭公好奢也管子曰掘地得生則是言其始生也說文於掘字作從土因

舉此詩是亦言其掘地而生也麻衣深衣也用十五升布而爲之出雜記上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如雪者言其鮮潔以見其好奢也蓋言其生不能久以喻昭公將無所依也鄭氏則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王氏則謂蜉蝣掘地以自閲言小而迫也皆是求之太過也我者指其君也惟其好奢故我心憂其君何所歸處乎言其將無所依也於我歸息於我歸説亦是上章意息止也説舍也

論曰觀賈山論秦奢侈之獘曰秦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皷帷帳不移而具而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吴楚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而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為葬埋之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而其後世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夫以秦之強盛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自以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乃二世而亡子孫

無所託足者以其好奢過也蓋自古奢侈之甚者莫如秦而其滅亡之速也亦莫如秦夫以曹之與秦其強弱之勢固不可同日語秦猶若此况於曹乎然自古人君所以為長久之計以遺子孫以為萬世無疆之休者豈舍儉所能致哉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未必不由於儉也儉德乃懷永圖好奢則將無所依無非自取之也禹湯文武之君以儉約為急先務故其國綿延有若箕翼歷世數十歷年數百則其世

可謂長矣秦以奢侈為尚故至於二世而亡人君之於奢儉可不慎所擇哉

黄曰人君惟其萌一奢侈之心則其所任用皆小人矣好奢而任小人蓋一事也漢武帝萌一侈心則弘羊張湯之徒進明皇萌一侈心則李林甫楊國忠之徒進好奢而復任小人雖大國且不可保而況曹之小國乎是促其亡而不自知也秦人拱視於殽函之上悉珠玉翡翠之飾自以為樂而不知投耒而起者

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劉氏一呼關門不守秦氏子孫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可不戒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去聲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李曰候人官名也蓋夏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周

官候人之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故孔氏謂此詩以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謂候人之官長也若居候人之職則不宜身荷戈祋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祋云云祋說文曰殳也何者揭也芾與韠祭服謂之芾朝服謂之韠玉藻記韠之制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經傳都不言芾之制如何但以玉藻說韠之制如此則芾亦如此也周官侯伯之士

則一命大夫則再命卿則三命赤芾者卿大夫所當
服而曹國小人皆服赤芾至於三百之多此蓋言共
公之遠君子君子之人乃使為候人之徒屬而何戈
祋於道路之上而小人之服赤芾為卿大夫者乃至
於三百人之多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之
入曹正是共公之世亦此詩所刺共公也以詩所謂
三百赤芾而左氏所謂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當時共

公遠君子近小人也如左傳閔公二年齊桓遺衛大夫以乘軒杜預注云軒大夫車也則亦是遠君子而近小人也夫候人小人之所當為也乃以君子為之而且何戈與祋小人當何戈與祋而今乃三百赤芾以見倒置如此歐陽王氏皆從毛氏之説謂君子何戈與祋共其賤役小人則赤芾而為卿大夫以見其遠君子近小人也若此説方為得詩人之意至於程蘇之説則謂候人者欲其守疆場而已而共公既罷

之乃使服卿大夫之服至於三百之多其說不當如
此候人微官而已以微官而有三百則他官為何如
此說非也程氏亦知其說之不通乃曰三百者言其
多如三百廛三百囷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夫
謂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則是也蓋曹國固無
如是之多也三百特言其人多若謂指候人而言其
多則過矣不如指候人為君子也鵜爾雅曰鴮鸅也
郭氏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

呼之為淘河陸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弃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者言鳥之取魚宜其翼與咮皆沾濡也今取飽於梁而其翼與咮皆不沾濡譬小人無德而在位也言小人服亦帯之服而無德以稱之亦如鵜之在梁也咮喙也媾毛

氏曰厚也遂鄭氏曰久也不久其厚終將薄於君也歐陽破之以謂徧攷前世詁訓無久厚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然歐氏之說則以為昏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蘇氏則以遂為達與小人為昏媾未有達者也是亦毛鄭之意其說如此則與上章不稱其服分為二說據詩言不遂其媾不稱其服只是一意故張程之說為勝張

氏曰不遂其媾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為稱意言不
稱其寵待也程氏曰鵜在梁不濡其味以興無功而
受禄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若如此說者是則
與上章不稱其服為一意也薈蔚雲興貌南山曹之
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孌少好之貌也鄭氏曰薈蔚之
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
君終不能成其德教歐氏則以此言為是至以謂天
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無政令則下民

困病歐氏則以此言為非據此詩言無大雨之意歐氏非之可也至謂雲興則不能為大雨詩但言薈兮蔚兮南山朝隮無天不為雨之意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歐氏則曰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强敏如少子弱女之飢乏者按漢楊震傳曰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歐陽觧婉孌固與此同然以飢喻其不强敏則非也以季女喻不强敏可也何必以飢為譬哉王氏之說固無大旱歲

饑之意然謂其膏澤不下於民民不被其澤是亦毛鄭之意惟蘇氏謂薈蔚雲興貌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升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此說是也葢雲之薈蔚所以喻小人之服赤芾而為卿大夫也季女之飢所以喻君子之為候人以供其賤役也葢古者多以女自守而喻君子也程氏曰薈蔚草

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隮於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可取也飢渴乎季女者為其有婉孌之容貌也今小人而無德義可取何為而近之乎此亦强說也然皆不如蘇氏之說賈誼為賦以弔屈原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耶為鈍兮鉛刀為銛其取喻皆言君子宜在高位而乃困窮不通小人宜遠斥草野而乃𡺷然得志也曹之小人宜其為候人之徒厲以供賤役而乃服赤芾之服君子宜其服

赤芾之服而在位在職而乃供其賤役其冠履倒置如此然君子小人更為消長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未有君子小人能共立於朝也曹之君既悅小人則君子雖有危言讜論豈能聽之哉使其能任君子小人讒諂之說豈一日而居於朝廷之上乎惟其所好者專在於小人其服赤芾至於三百之多則是以小人而服君子之服亦猶猿狙衣周公之服也以猿狙衣周公之服雖曰

不稱其服猶無後災也以小人而衣君子之服則慝加萬民豈國家之福哉當漢之時貂蟬盈坐郎官塡階都騎塞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夫貂蟬上位也郎官都騎皆達官也拾遺補闕皆清人也而其濫若此是亦赤芾三百之濫也夫一君子用事則有君子之福雖至於三百不足為多也一小人用事則有小人之禍雖一猶不可況於三百乎曹之壤地褊小而小人用事之多其不亡也幸矣

黄曰賈誼既已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因以自喻其辭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皆言君子小人倒置無辨至於如此衛之賢者以仕伶官曹之君子以為候人候人者候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也君子困於賤職而小人尊顯於朝廷之上至於三百赤芾以見小人盈朝而服大夫之服也如漢之時小人濫受官爵貂蟬盈坐郎官塡階都騎塞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是亦三

百赤芾之意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其勢不能兩立

小人盛則君子不得志也必矣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李曰孔氏以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孔氏以在位為人君之位從見經之所言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遂以為諸侯之事不知所謂在位正猶俊傑在位是也在位無君子則在位者皆小人矣君子在位固可以正是四國正是國人豈必以為諸侯之事哉鳲鳩爾雅以為鴶鵴方言以為戴勝令乃鳲鳩也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孔氏以為生子之數毛氏以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孔氏以謂朝從

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一蓋相傳為然然無正文蓋以上下之說無所據說者但謂鳲鳩之於子使之各得其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為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孔氏以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在棘在榛為得長大而飛去然經非有長大飛去之文蘇氏以為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此得一之要也此說為盡王氏之說亦與蘇氏同然不如蘇氏說暢然明白也蓋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梅在

棘在榛母常居處子不可以常居處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以見其用心之一也然此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所以刺在位毛氏之說遂以為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是與序相反也謂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則用心之不一鳲鳩在桑其子或飛在梅在棘在榛是亦用心之不一要不必如此詩之所見但取其溫柔敦厚辭不迫切故有因理之所同然以刺今之不然者亦有古之人能

如是而刺今人之不然者如盧令無衣皆言古人如是以刺今人不然豈必於詩顯然而刺之然後見刺之之意哉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善人君子有可象之儀而常如一則其心亦一也結者心如結一而不散也其帶伊絲毛氏以為大帶用素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騏者毛氏以為騏文謂色如騏

馬頋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曰青黑曰騏鄭氏則以騏當作綦以玉為之其說以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璂二說不同要之詩人之意但言衣服之一如此或以為青黑或以為玉非本意之所在也弁者毛氏以為皮弁詩人但言弁或曰韋弁或曰皮弁皆可也弁法天弁星為之其狀似今氊帽騏綦也綦貫玉為弁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鄭氏以為四國之長言

任爲侯伯此非也此但言儀之一如此故可以爲四國之矜式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皆祝其壽考也此詩言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衣服之一如此正猶都人士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如子臧之鷸冠見僖二十四年楚子玉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是亦衣服之不一也古之君子能使國人視之爲矜式而祝頌之又使四方之遠瞻之仰之豈徒見於衣服之閒不二而可使從之哉以其儀之不忒

其心之如結也使其心之不一則雖有可象之儀民亦不可欺而從也惟其心之既一而見於外又有可象之儀內外如一則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况國內之人安能不視而頌之乎

黄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言所以正天下之不一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茍在我者不一則吾之愛必有所及有所不及故堯舜不能徧愛而能執中執中堯舜之

一而不徧者所以為徧也鳲鳩之子有七至不一也或在梅在棘在榛又至不一也而鳲鳩之在桑未嘗有異處此正得其所謂至一者乎故詩人取之以喻古之在位者其用心之一而衣服之有常故亦能使民德之歸一而正天下之不正思是之人今不復見也則又歎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以見其愛之之切而思之至也

毛詩集解卷十六